昌谷集卷九　　　　宋　曹彥約　撰

墓誌

蕭景仁墓誌銘

[illegible]顯國子祭酒蕭公諱之敏封太恭人項氏之次子也淳熙五年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為南康守開府之初公條舊言曰吾早識公[illegible]蕭公景仁又其賢子祭酒公既殁聞景仁谷入户得官遯兄子而州縣弗敢言

吾懼無以成其美也上其事於朝景仁得不補官當是時天下之賢士大夫舉手引領思所以激頹風而感動人之善心者以景仁為何若人也其六歲時已得拜祭酒公以公與先君善而哭其喪也八歲得見景仁於親戚李氏家二十歲而得娶祭酒公季女登蕭氏之門聞祭酒公與景仁之事最審景仁制行與祭酒公節目小小不同而得祭酒立己之要未有如景仁者祭酒公早孤事二姊以孝與弟郢州通判公友愛聞於親黨景仁既

克事其親所以事通判者猶事吾祭酒公也祭酒公且
老有田數十畝每以分給姊弟景仁治農事走田里甚
苦與兩家兄弟均其貧乏至不能自給祭酒公以剛毅
立朝孝宗皇帝思其直諒見於聖語抨彈風采聞者膽
喪景仁持月旦之柄雌黄人物面與人相失不歛也祭
酒公初拜副端即論事以出典成均爵朝士第且將持
橐時當肆頮漫不為景仁計毅然退勇同列不能奪景仁敞
徙視一官未嘗與人商搉既得所欲怡然無一毫勉强

意志尚端嚴有祭酒公遺直稍留意詩筆即合祭酒公格律識與不識知其為祭酒公賢子也景仁有兄而早即世有弟而年齒不相若中年幹蠱祭酒又樸儉故景仁之用力也勤而其覺衰也早至甲寅乙卯間病已侵矣會有以藥引之說言者景仁時亦信之過其弟發源知縣碩官舍因道訪方士甚款既款而歸裹一歲之糧且將復往與親友會聚時常言我明年當不出今已當别一日東行李買舟而上泊南康城下訪所親邵艮子山

書館謂子山曰我有大事欲來投子子山未悟也對榻而卧中夕呼子山甚亟起而視之已不能語子山善護持之復舟載以歸越六日而逝則慶元丁巳十二月之十三日也年五十有八景仁學導引時其實已病與方士言其實無所損益顧景仁方寸素明故得知其病病既革而又知其死以為因學方士以死固不知景仁或謂其知死為有得於方士則又惑也景仁大抵天資高篤於自信與物易忤其清心外物若與方士者合至急人

利害奮其身不顧博愛實能要不與為我者同道世或有不知耳家本江州湖口人先世咸居南康之都昌徙居湖口邑下則自景仁始娶劉氏耒陽丞諱漸之女閫內有法祭酒公太恭人皆以為賢祭酒之考諱固贈朝散大夫大夫之考諱仲山景仁三男子必簡必端必復必簡為修職郎郴州司理參軍以謹愨受上官知交薦公車必復為兄穎後與必端俱習舉子業不碌碌女二人適胡瑜李日嚴皆名家子有學術孫男二人有大有

立將以己未正月丁酉葬於彭澤鄉加堰里漕湖亭子
山之原前事數月景仁諸子嘗以銘文為言矣其辭曰
祭酒公通判之銘丞相周公葛公實為之近歲太恭人
之葬令丞相京公典書其事則銘景仁也必有大手筆
如三公者辭數四矣距葬且半月復得婺源君書以日
月有期不暇走遠介謂某閒祭酒公與景仁之事最審
也必使之銘而不可辭乃銘之曰孤竹二子聖許其清
忽諸不祀未免近名有祀不餒漢劉鄧丁雖微中道庶

幾典刑鴻愷太尉彪没太傅始辭其早弗辭其富孰如
景仁孝友肫肫茍利弓治崇素安貧陶唐氏之民歟

蕭景蘇墓誌銘

祭酒蕭公三子其二早世景蘇其季也讀書究本末善
屬文温恭禮遜井井有典則居官不忤物乃以辦治蓋
其事親從兄居家已理移而為吏無徃而不稱宜壽考以
大其家年過半百有二而殁君子於是謂沮善矣昔我
先君司理與祭酒公友善兩家各生子每命名率多胎

合余年在蘇下自戊而丑其命名亦相若鄉人至作詩
歌之以爲宜婚姻也我先君即世不肖子未有所立祭
酒我爰立朝以其子妻之故景蘇與余也少相狎長相
愛又復締朱陳之好則銘景蘇者豈以余爲可余安得
辭雖然自從宦以來得欵曲於景蘇者有數矣同時到
銓曹皆得一尉余尚待建平次景蕪上蒲圻挐舟送之同
寢處三數日說從政發軔事莫逆於心有疑義輒刺口
問難乃兄景仁在旁舟扣舷稱快間一年余過鄂渚今

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適太府卿商公飛卿在焉二公早有雅望重許可人物說景蘇廉謹有家法且善公家事守貳皆敬愛之又二年景蘇上印過余建平粗問蒲圻政纖悉縝密不為驚人可喜事而其戢吏愛民儼若一律既再到選岳陽法掾國方大卿丞相京公鏜時為宰士選授金國報謝使景蘇以親屬從議北燕不當舉樂與京公合據經執禮衆不能詰歸湖口道其事且有源委當京公歸報時孝宗嘉歎良久第公增秩景蘇當

改注美官奉親急禄非所願也滿岳陽秩用薦者改京
官調寧海鹽以内艱不果徃復調寧婺源余徃來湖湘
間不與景蘇偶别八年而過婺源觀其邑政又問岳陽
事自言事兩使君不專治三尺一職每以幕畫相倚重
了民間不結之案不知其幾有相承數十年者郡庠闕
博士命景蘇攝其官辭以故事不獲郡人士合詞以請
且將謁諸臺不得已乃受其名不食其禄有司治錢糧
正録督程課郡不能奪識者稱韙婺源地大民夥以獲

湯名東南縣齋牓曰止沸士大夫以柱後惠文治之其士愈譁其民愈健景蘇下車不設備接之以禮如平居無事有犯者亦不貸莫敢毀侮聽斷從容洞達情法有頑民終訟欲反其説處之以和無所憤嫉健吏欲舞文求之卒不能改好事者彚為一編質諸老成究其指歸以教化厚俗為先務嵗嘗小歉非水非旱百姓抱苦無所告訴景蘇得其隱瘼為部使者道其事使者壯其言獨得薄輸不與他邑等又二年余在樂平及與景蘇修

鄰好叩境上所聞與所親得不謬居則邑人誦之去則思之郡太守露剡薦之方伯部使者王人董餉者連剡上之值京公當軸以嫌自列調通判寧國府道出樂平留四日輙求去自是與景蘇别不知其寧國之政也會辛酉貢士寧國官屬有校試旁郡者過樂平稱貳車賢德甚都大府所恃經總制積弊已久書逋籍以累萬計景蘇理其侵漁證虛額非是以聲辦聞覔諸邑無所苛取去年冬余自江西護帥印東來始與景蘇相見於鄉

郡事有期程留我飯不能得浮我大白卒爵而不得酢問所以則曰臟有毒疢每暴下輒不止余相從久知景蘇飲酌有度在婺源以縣事為重竟歲至不舉酒今又止飲知甚自戒嗚呼不知其止於此也今年夏余歸自臨安江行過湖口問景蘇則曰已矣為古人矣問其病如去年所謂耳其人有令德不使之永其壽其先人有名德不使之顯其世其為病又不足以死人而獨死之將何以解說於善類也景蘇諱碩曾大父諱仲山妣徐

氏大父諱固贈朝散大夫妣宜人彭氏考諱之敏朝奉
郎國子祭酒贈朝散大夫妣太恭人項氏本江州湖口
人近南康境上彭宜人始葬都昌祭酒公登第也以南
康薦景蘇受遺澤亦南康上其事令卜居焉家世儒學
至祭酒公始著立朝以剛正聞家有文集有奏議國史
有傳景蘇前孺人京氏宣教郎贈太師衛國公諱祖和女
無子今孺人周氏通直郎江淮宣撫使司幹辦公事特
贈承議郎鳳谿先生諱熺女子男二人必學必則自十

七年至十二聦悟皆過其年女二人以余子况為長壻其季未許嫁景蘇孝友出於天資誠實粹於外貌居膝下得父母懽心祭酒公所至每以自隨烏府密奏多其手書任以戕翰不為黠竄米鹽細務不升於堂兄弟㑹聚處無景蘇則不滿意事有難處經景蘇剖析輙不異議從先生長者游即稱道不置口行輩羣居愛之而加敬臨㓜賤上恩意畢備所至而去人懐其徳繹婺源六年有如父母之謡未已御史因事及之至達天聽來南

康未久出多於處其亡也無不駭歎寒暑變矣猶若有
所失生紹興中丙戌之四月卒開禧乙丑五月之六日
歷官自廸功郎至奉議郎為尉掾宰邑丞郡至待次黜
檢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始居南康時買郭田未有尺
寸得林地數十畝以供薪爨鄉曰清泉山曰福源去家
十里人以為便既卜兆瘞筴寡協獨福源告吉將以其
年十二月庚申葬焉請銘之曰剛明正直其生不數上
下千載倒指落落漢誼黯舒唐贄愈黄揭若日月其後

無聞惟祭酒公耿耿不朽有子而賢可以藉口既賢
而仕天實德之既仕而窮天胡嗇之始時祭酒入棘出
節旅櫬歸時片瓦徒設景蘇三遷築室未全負郭十里
孰為此阡清貧再世家法一體國人皆曰幸哉有子天
道茫茫何有何亡惟此令德百世不忘福源有泉清徹
廬阜景蘇之風永錫爾後

奉新知縣趙公明墓誌銘

公明姓趙氏諱炳江州德安縣人也始余淳熙辛丑與

公明偕計吏以桑梓相接交刺於臨安旅舍奏名解褐
與公明同年生時孝宗皇帝以射藝試新進士與公明
考業貢院及選德廷試公明入上等因與余同注黄甲
公明意廣氣鋭倉猝無可擬闕余閲選榜得池州貴池
尉以告公明强之使就又年與公明會江州同游廬山
馳馬太一峯下相與甚歡然未知其官業也又三年而
過貴池則公明之秩將滿問其言本末具舉考其行事詳
練精審與常時大異其後余官湖南又外移湖北公明

為平江府崑山縣丞又為郢州長壽令別公明而不見者十有八年嘉泰壬戌余來入江右帥幕公明始改秩知隆興府奉新縣以職事謁府得相見敘平生而公明之病體見矣懇懇道邑事若未病時越明年而來告喪又明年而來告葬則誌公明之墓而銘之安可辭也公明蚤歲而孤以力學取勝場屋致戶外之屨凡所以立身行已當官涖民一皆出於意見無所依附所至以辨治聞不肯碌碌出衆人下在貴池時盡力水利以便百

姓得盜賊不肯受賞戶部尚書張公抑時為常平使者以公明為能上其事公車因得增秩在崑山時以學校為已任課諸生事業牛腰吏牘剖析如破竹參政袁公說友時為郡太守以公明為能首剡薦之不使一日去幕府在長壽時一意以民事為念救荒賑窮尤無遺力吏部郎中魯公三聘守郢寶謨閣待制程公九萬又襄陽帥也未嘗有介紹爭欲令出其門下起孤寒得陞朝籍所向輙自行其志上官皆賢重之處今世不陸沈選

謂如公明者蓋寡奉新為豫章佳邑前守往往卧治亦不廢事公明小物必謹不忍少不便於民簿書期會必欲自立機軸日不足繼之以燭雖祁寒暑雨不釋也意自樂此飲食往往失節浸淫成疾役役以死而不改其度生於紹興甲子四月之癸未卒於癸亥十月之癸卯蓋明年某月某甲子而葬於奉新縣七里建康鄉之新塘又家於其縣從遺命也曾大父諱真大父諱芹皆隱德不仕考諱庚以公 明故得贈承事郎妣李氏贈孺人

公明娶蔡氏又娶高氏子男五人堅早卒基奎㙜壄皆
聞詩禮女五人皆未嫁孫男一人鑄公明家世儒生無
常產以伏臘常自言其未第時蔬食菜羹以享其考妣
未嘗不流涕享畢即夫婦剖分受胙無不滿色居家廉
介自持不肯封殖貲產變素業爲後日地至於死而不能
歸葬是可哀也而尤可銘也乃銘之曰貧者士之常何
足深計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恵愛所以卜鄰詩
禮可以傳世百世世之風百世之祀奉新趙氏如桐鄉朱

氏

故利州路提點刑獄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元勳字彥功以祖任爲將仕郎銓試入優等授吉州永豐尉秩滿徙道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服闋調漢陽軍漢陽監以舉主當改秩辟知鄂州崇陽將滿辟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徙通判安慶府甫三閱月擢知郴州歲餘又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數月兼權知興元府事踰月而卒其在

永豐時訪境內水利得舊陂十有八所諭豪民併力疏鑿訖事不擾隄防既密水積益富用以溉田爲頃二萬有奇在道州時贊州家簿正失陷推考顛末吏不得揺手郡太守坐嘯黄堂委政受成會旁郡零陵告旱流民麇至常平使者李公楫選才任荒政檄治其事則能深入溪洞家至戶到慰勞撫卹不憚勤苦借寺觀之租以爲貸本薄關市之征以通商販或勸分以均貧富或貶食以增繕修穀直頓損民若有年使者欲上其事會憂

去不果在漢陽時當開禧用兵敵入郡境朝廷增鑄緡
錢十萬倍於舊額區處鐵炭於此時最難分別工課井
有條理正數既登更補前欠部分監卒與郡兵相表裏
薦員溢格又第功增秩在崇陽時軍嚴未解其應辦糧
草收買器械矯積年之弊取足官帑事既不擾民亦不
知造浮梁以便道路作叢冢以掩枯骨乞轉輸之粟以
寛旱歲正鼠尾之籍以定差役在湖南時與閩捕李孟
一事及分畫郴資興桂東三縣攝事議幕檄相隔原會

羅世傳叛徵復見即復任便宜事往來前後二峒部分諸將賊既就擒乃得還局安慶未久旋即改命已規度築吳塘陂工未就役在郴州時首與帥府定議撥緡錢以助邊費激犒戍卒俾覘盜虛實則又增築州城併及外縣貯穀粟以為備捐租稅以與民桂東李大成纔欲倡亂已伐其謀治以整暇延進士類更行鄉飲酒禮風示好惡會改除將去猶條上本郡三事欲選用守臣取文人有風力不以武將異時本路使者有闕於此乎取

以誠則又本本原原有不可掩者居官有深思若無所
可否遇大議論往往至此而定臨事剛决聞命即勇往
究其所就未甞近功利廉於受俸不但無劵外之須雖
添給所入亦置局以餉賓客與人交未甞有忤意人亦
不敢干以私彌更耐久慨慕前賢所至訪其故迹歐陽
文忠公葬母永豐歲久墻垣闕鈌為增築封殖訪其後
使奉祭祀張忠定公治崇陽有惠政民至今稱之即討
論事迹著為年譜収拾遺文錄為簡册又顯設廟貌使

邦人尸而祝之郴之屬郭邑為濂溪周先生舊治而祠
宇不稱牲酒不豐則又撤而新之合樂而祀之所至學
校改觀士類增氣他人以為故事而已獨以實行處之
其少也鄉先生稱其賢其仕也上官稱其政其歿也識
不識惜其早積階自廸功郎至朝奉郎未嘗求多於世
而以襃賞得者常居其半故知樞密院雷公孝友簽書
樞密院守文公紹節前叅知政事衛公涇同知樞密院
安公丙端明殿學士薛公叔似與今禮部尚書任公希

恭人三世以才德典藩至於君始持使者節皆清白一
機軸娶柳氏封孺人三子衍業進士衢衡皆將仕郎衡
出繼季父元老後孫女二人諸孤既護其喪以歸明年
十月丙午葬於信義鄉德成里貂石嶺之原祔西和府
君之側一如治命前事四十日遣使以張公右史嗣古
狀來謁銘似倒置也惟右史嘗秉筆立螭坳為天子記言
動豈應狀其事而不銘欲以此為解且媿不學令吏窘
朱墨顧葬日已近有不及事之患念初兼領漢陽時郡

送迎新舊守卒不滿十錢不滿緡米不滿斛不踰月而
敵已在郊雖決意死守而環視同列孰可共此事者彥
功議論平正不畏不沮有慨然憂世心乃請命宣威俾
與聞幕府事凡所以出郊逐盜與閉門捕亂卒置營寨
招宣効選謀士守江捍城無役不預敵退戍撤彥功當
脫選調適崇陽闕令宣總司頗難其人即為守文公言
非彥功不可彥功得免班引徑領縣印子既攝事鄂渚
又領常平使者事舉一道令最孰有先彥功者會繡衣

物似通莫當其鋒心平而不尚同事定而不留蹤可以守中可以折衝以清白始終古君子之風賢哉乎彥功

朝議大夫直煥章閣范季克墓誌銘

嘉定己巳余被命始得節湖北適歲種不入土民旱告諸郡講求荒政置局賑卹擇郡僚主局事必賢而更練者常德在庾臺之下尤所目睹郡以錄事參軍范君季克主斯局積力強敏心志惻怛凡一郡四邑道里之遠近委積之豐耗百姓之貧富戶口之多寡本末毫釐無

縣民訟繁夥素號難治適有秤提楮券之令所在奉承太過以深刻相尚季克不忍行一切之政視如常時錢幣通行人自按堵思昔為是令者其人物出類莫如黃太史公庭堅訪其舊政遵而行之著效烜赫人無間言當癸酉甲戌間金人窘於韃靼奔竄古汴使介不通其意叵測山東遺民方款塞不絕朝家急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夙知季克才不俟太和秩滿擢通判安豐軍俾任邊事始至即周視郡境咨諏耆老阨塞要害靡不詳究

歷歷爲廟堂言之又擢知軍事首議擇將才招勇敢復
武定軍以保鄉井廣行賑濟以固根本又以城濶難守
縮減北壁既與戎帥同任其責更環之以塹以增險固
改守涪州僅八閱月亦不遺餘力寬鹽課以優井户尊
賢士以勸學者改知嘉定府值關外用兵總餉者襲開
禧下策斂四路免夫錢期限峻急一時妄庸欲夤緣趣
辦求之民不堪命季克取辦公帑不賦於民時事益急
擢成郡路轉運判官興元潰卒張福莫簡作亂於利州

劫倉庫焚城邑害及王人擁衆南下内郡久不知兵望
風洶懼制帥退保閬中檄李克節制本路軍馬即調楗
為土丁黎雅牌手及飛山軍扼資榮懐安之路與簡池
守各據險拒賊招戎帥張威腹背擊之多為乾糗以備
餽運藥餌扉屨輸送不絶官軍爭奮困賊於普之鐵山
其計既窮詐乞降以緩我李克力言賊不可信必須勦
除以伸國威以遏亂階賊既授首公論韙其議尤留意
人物首嚴科舉解試考官增給常費不假隄防盡革宿

弊及兩護類省試得行所學抽摘考校無異寮屬四路知名士皆在選中至於接納後進表異英特大者薦之於朝小亦量才授任若乃貪虐之吏則所素惡澄按不貸没齒無怨在蜀八年朝家倚重季克久當事任力勞心勦丐閒之章陸續而上上方思見儀刑重於擇代始則寓直道山繼復擢丞外府及乎召還表著方將大用季克求歸愈切勢不可遏築室舊居以雲坡勒名異卉喬木徧植其中青雲白石乃其深趣舊得寒疾至此增

侍郎胡公槻其在蜀尤為閣學後溪劉公光祖所敬皆非偶然者後溪聲言於朝以為料賊無遺策給餉無闕事保守列城捍蔽兩川士大夫口傳耳熟謂無過譽又作德星堂贊以為小范老子胷中甲兵不主招降卒用賊平其主盟公論尤為可信事功如許余所親見當茲衰晚之時疾疢交作舊時筆硯不復吉蠲諸方求者悉已謝絕而獨於季克一意民事不在其他顧贊一言固非飾辭也人惟尊主則思庇民庇民則能尊主知天地

生民之意既已託之君師而君師受民之責必須託之
官吏自初學以至於謝事一以此意為主則居官之際
與民一體獄不濫刑財不妄取捍禦而得其要患難而
知其權輕利重士皆自此心發見故知一意民事乃其
所學也李克自太和從安豐道出洪府權帥聞其政聲
也置酒從容扣問在縣日施行本末李克為纚纚言之
至蠲放貧民下戸餘税帥色不怡聳身而言曰其於民
事無不盡意獨不以姑息為是且貧民下戸餘税豈其

所自欠者富户得產而不收攬户得錢而不納若一一蠲放則此二者受惠耳季克乃言蠲放貧民下户餘税則富户攬户受其利誠如所諭然催之不已則受害者貧民下户耳非富室攬户之所憂也帥感悟稱善余聞擊節焉以為季克之於民瘼可謂明白昭徹矣其後宣司斂蜀財季克以漕計當其任不及下户或謂大家巨室有詭匿為下四等者免敷下四等户恐非計也宣司惑其說將欲易轍季克言寧使富民有徼幸不可使真貧

弱者重受其困其議遂定以季克抱負如此發之於政見於行事謂之非一意於民可乎請銘之曰厥初生民立之君師宗子兄弟初無町畦孰爲吝驕析而二之疾痛疴癢舉不吾知加之上位於民匪宜聖賢立教視爲四支舉手揺足莫匪我私爾寒我慄爾餒我饑以此授職顔無忸怩以此尊主禮無闕虧季克爲政端本羣黎講之以正處之以慈思昔秉彝不藩不籬取彼封閉剖決無遺外此節目皆其設施夭與畀稟孰疾其馳雖則

疾馳名徹四夷炯炯松栢柯葉不移雲坡如在心實似
之

繆南美墓誌銘

繆南美既卒有官業可書其孤狀其事走介二千里語
昌谷曹某而乞銘焉南美諱仲公永嘉平陽人舉令世
能文章持正論雌黄人物未有多於永嘉者知南美之
事既近則詳不應遠取矧如狀所云者令大參雷公秉
政號嚴重頃持使者節篤南美有操守厭服士評近將

如此樂平獘於黠吏以詭户愚百姓丞簿不恤但反資以辦白直曲為橐槖役法顛倒禍及貧悴長官者孳肘不敢孰何解后丞職有闕南美兼領其事議從所欲削吏輩一切科配繩以三尺姦計不得行協力著效併詐冒七千餘家邑庠舉廢養士以教薫居職冠帶濟濟咸所推敬明年奏名禮部邑登善士既倍數常時又多執經行輩冠作於郴之屬邑稍及近郊齊民或落其手脅使執役不幸而為官所捕即以死坐郡每夜駭有職者

者其品官由主簿以入郴幕更帥幕者其任職生紹興丁巳卒嘉定壬申者其享年靖康死義家有賢女黃氏先卒者其配以猶子奉命入繼曰伯垕者其長子曰夢巖夢履夢過者其次子以至其季子有家三人皆仕族一在室者其女幼而未名二人者其孫曰清容俚藁者其所居軒名與所著集曰親仁鄉燥溪之原者其葬處曰癸酉十二月壬寅者其葬日也昔與南美相處久見其撫四子一律又獨為長子授室不知其有非已生者

今狀言云云信其行著於家聲聞於鄉推之以了國事
厥有本末狀又言其失所怙早事所恃得懽心從兄無
間言兄沒則撫其嗣與人交不隨時冷暖平居謹戒寡
言笑終日如對大賓有某所未盡知者即其所可見以
證其所未知當如狀不謬又言乞銘本意則又皆其治
命諸子不敢違益不可辭也乃銘之曰士患立志難不
患晚得官患不吐其奇不患官之卑有志得行仁且壽
子學能文世其守屬纊牖下死不朽嗚呼南美無憾矣

曹次蕭墓誌銘

君姓曹氏諱閱字次蕭初名隨讀書通大義即不事傳注力學苦思卒暗合先儒間出新意與世俗異議由是屢試場屋輙不偶有司窮年燈火兀兀不自止既而嘆曰親老矣求三釜不得又將併菽水之業而失之無以仰事曾是以為孝乃誅茅結屋卒僮僕治田事日積歲累厨不乏供温凊以時既得所欲則又誘掖後進訓飭子弟義理之學不事紙上語性剛直不阿附時好豪家

恃氣陵轢鄉曲輙不肯出其下其貧悴無告人所不齒
往往出力助之畧無難色强學力行率皆若此歴年六
十慶元庚申六月庚戌微疾卒於家是可紀也按族譜
龜山曹氏本宣州南陵人來都昌且數百歲世為儒家
其登進士第則自君祖雍丘府君始也府君政和間為
岳州士曹州有天慶觀最號富饒方道士林靈素居中
用事以其高弟主之守貳奉承顒指如意其犯法奪民
田漫不敢省一日府君攝州事杖而逐之以忤時好得

罷滌不復用會靖康獎忠直擢丞雍丘則四郊已多壘矣感愴時事不得志以歿此其源流深遠所以遺後人者雍丘之考諱通是為君曾大父雍丘之長子諱一飛是為君考自曾大父至君四世皆娶黃氏二子忠輔忠弼皆應進士舉宗族極稱之二女適檀和之黃維屏亦進士將以癸亥十月十九日甲申葬君於江州湖口縣師家灣之原以銘來諗其實君三從弟又嘗從學則為之銘曰學為仕乎將以行已乎仕為貧乎將以求仁乎

寧一其寒無寧失奉親之歡寧百吾謫無寧瘝愛君之職退不叛道進不媚於時好若昔祖考惠我於無疆者子孫保之

昌谷集卷二十

宋 曹彦約 撰

墓誌

通直府君曹公墓誌銘

通直府君之將葬也有屬其從弟某銘其墓者某與府君出同族生同屋居同鄉讀書同硯席其游宦不同寮尚得同時而覩其易簀也則銘府君者某其奚辭然當其未葬時居官有戎事既葬前一月又成命已當去

職交承之際其事益殷又兩月過家欲撫棺不可及既病且被劾與文字愈契濶今病稍間日從事田野間哀老少暇逸懼不得如今日也銘將廢乎請次序其事府君諱旴字日華居南康都昌為龜山曹氏者則自有唐叔世派别于宣州之南陵也南陵而上不考其所自來龜山為大家巨室至府君十有二世矣以周之舊典禮經選鄉老登仕籍則自府君高祖兄弟以來未之有改曽祖諱溪祖諱大經不為世俗學故不上于有司妣

皆黄氏至顯考承事公諱晉在族黨鄉里中尤所推敬學術事業遠出行輩上又以詩文騈儷名率皆表表是時中興之後一郡賢能書族無虛牓莫不為承事公扼腕者其配孺人陳氏又能善事其夫義訓其子有識延領所望於府君與其後者甚至矣府君生紹興之丙辰歿嘉定之己巳薦於紹興之壬午得一命於紹熙之庚戌始官於成都府之稅院終於常德府之觀察推官解褐於廸功郎稍進文林郎而掛冠於陞朝之通直此其

大凡也其為舉子也習父業其為孤子也承母志當鄉舉奏捷時陳氏至驚喜曰吾事汝父數十年見其勤苦曾不若汝婦之覩汝效也其處兄弟也始終如一食貧指衆人無間言晚歲官薄迎其兄以往奕棊賦詠與兒時嬉戲不異其居鄉授徒誘進後輩沉浮流俗不為詭激行其居官簡蕭不事表襮在成都則寛征稅以便商賈所入當少損反更衍緡錢數十萬故事私有公用獨不肯下筆當以羨獻又不許共事者不以為便命決疑

獄則受財者自敗在常德行縣多釋繫囚蠲旱戸租課
皆得行其素志百姓指為佛子上官以至誠公目之蜀
帥趙公彥逾尤所推許謂廉勤自將與其適合也恬於
名利久無州縣意在常德二年欲去之屢矣會其得持常
平節即以引嫌告法吏守故常謂共事不滿半歲不可
乃引年得請命既下矣歲適當宗祀即榮其親治裝未
發而微疾不起賢兄在側問何所疾苦則蕭然閑雅誦
東坡詩數句而已始陳孺人夢飛龍生府君因以龍為

小字其後登名天府當孝宗初年載名仕版用光宗新
沛造物於斯人決非偶然者孺人雷氏亦有賢德與府
君相待如賓先一歲卒子男七人正子晏子高子㬇子
開子文子斌子㬇子先卒女二人適劉樸游去疾晏子
去疾試禮部未效餘皆有聲場屋孫男四人已長立者
彌大女亦四人已適人者壻柳三顧以嘉定壬申二月
五日葬江州德化縣江磯山史家礲之原矣既不記諸
壙當銘其碣以表于墓曰古人受姓姬嬴嬀芊邾與小

邾謂魯曹比後世分封以國為姓晉秦陳楚分光並命姬嬴無傳嬀芈亦然風姒巳子今何有焉以此推曹不在邾後振鐸文昭垂裕已厚伯陽漬國參窋封君節騰之際中巳紛紜宛陵有族自晉江左臆度恐然推本未可別子避亂有唐政厖都昌為邑厥屬九江本朝來屬太平建壘族聚始盛廣袤十里府君高祖昆弟惟五始以緑綬脫迹民伍若子若孫儒風益壯秋賦春闈項背相望更有源流舊典禮經奕世游及若新發硎至于府

君益光前業已則首薦子亦屢擢立身有行居官有政不究所施自安其性我作銘詩因得累數歸而質諸尚有族譜

秘閣修撰吴勝之墓誌銘

勝之修撰葬有日墓當立碑真希元直院已諾執筆柴與之秘監又狀其事矣二公號大手筆一代端慤不數人其言足以信天下後世而壙中之銘尚以見屬雖衰然病餘廢兹事且久得附名三賢足以自幸且不忍辭

也請叙其畧勝之諱渠勝家本姑蘇八世祖徙宣城以儒為業嘉祐中有諱華者與同郡梅公堯臣友善嘗屬梅公置京師一監書崇觀中有諱時者應制舉為宗忠簡公澤所深識後徙建康之溧水至之始擢淳熙辛丑進士第稍訪故里調寧國府宣城尉以外艱不赴再調南康軍都昌簿亦阻内艱又調岳州巴陵簿改監秀州華亭下砂鹽場堂差秀州教授以臺評改部闕為贑縣東尉秩滿辟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請祠監潭州南岳

廟擢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太學博士司
農寺丞選知隨州除京西提刑仍領州事以疾求閒改
知池州又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求歸徙知太平州未
滿歲求去益力乃以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宫進直華
文閣以工部郎召不赴進秘閣修撰歷階至朝奉大夫
而殁特旨轉朝散大夫此其出處之大略也舊下砂鹽
額不登官通賄以優富户縱彼侵漁使貧者失其常課
至是盡革宿弊上下均一又以場去海遠水味益薄鴆

千人浚其浦引海注之借本錢以給空乏增鐵盤以助
煎鬻宿瘠既洗課以最聞部使者羅致幕下頒其術以
示諸場悉獲其利贛當二廣走集之會仕族出嶺者貧
悴于此循至流落乃引趙清獻守此邦日置百艘護送
故事縱吏當路築廣惠之館躬任其勞居者有食行者
有贐陸輿水楫悉為辦集至於創造弓手寨屋閱習武
藝猶是常職捕盜法當改秩棄之不顧乃其素志兩學
厄於黨論師儒失職教導本旨無復介意甫至則甄别

有志與講明脩身行已之要利害毫釐之辨隨其分量各使有得會太廟鴟尾壞時當輪對歷數春秋書太室屋壞之戒與晉安帝時震太廟鴟尾唐明皇時太廟四室壞之證纚纚昌言無所回互又言人才之在天下視上意嚮上以表暴為能則下有衒鬻以希用上以奉行為能則下有迎合以自見上以發擿為能則下有賣僞以求名上以財計為能則下有聚斂以邀功此其機括所繫在人主操縱之間苟取舍之際意嚮少偏輕鋭者獲

進浮躁者得志將以集事未必不敗事也隨州廹近敵境當兵火焚蕩之後勸賞未明咨訪不及下車之初許士民得白事皆言丙寅之戰韓通死節未録和議再講畏敵太過邊界相犯一切歸罪省民死以非辜寃者莫訴郡久城壁人無固志兵少不支無以取重即為韓通立廟請額于太常為文弔祭厚卹其家隨人大悅無不思奮郡有梁臯等七人獄按舊比皆死訪其顛末則敵有盜其馬者交矢相拒此直彼曲立破械縱之具以報

敵敵亦語塞經理郡郛又且併及棗陽板築具舉浚其
濠塹招徠亡命得精兵千人別立一軍號曰忠勇防城
之具纖悉不遺教養之方委曲備至土豪孟宗政有保
護鄉井功縱所部自肆輕視官府檄來款接勉以忠義
宗政感悟遂為良將信陽屯戍將官康孝先以疑附人
獻諸敵境安陸人陸桂偽命得官乃注選闕以部使者
發其姦皆得竄逐當塗地方千里戶口十萬强各江東
道院實有弛政為之剖决訟牒終日據案招補禁卒又

招補乂鑛手溝通市河民無疫癘奏免城下稅征商旅
無壅若乃拯民囏厄尤所留意初待次秀州學官出而
任浙右救荒事芒屨杖策躬履窮陋捐金散粟用及私
槖佐使者美意躅一道賦入以寬百姓作尉於贑又以
使者檄視旱旁郡具以實告得所未聞鄂渚旱蝗四起
田無遺粒預講荒政乞糴於湖南熟郡置場損值分旬
濟給又闢官寺僧居作饘粥以活行路病有藥餌不幸
而死有棺衾屬部十五郡體而行之皆有著效此其臨

政之大略也事親以孝聞事兄以弟聞事寡嫂如事其兄處甥姪如處其子弟少嗇於財每以仕不逮親為憾異時把麾持節遇公宴必動色往往對盛饌泣下大郡故事有迓錢則却而不受宴設有不盡錢則歸之公帑考其緡數不下二萬餘未入朝時課其子以脩身為本取大學之義榜其堂曰壹是後得歸故里家宣城西門有地二十畝為樓三楹矯首遐觀千里在目榜曰得要蓋倘徉七年乃始屬纊生於紹興甲戌卒於嘉定甲申

享年七十有一登仕版者四十有四年而生平游宦處
僅有贛尉三考守隨與鄂皆不滿二歲下砂以見忌衡
替校官幕官以煩言改鈌鄂渚有實惠及物乃或以干
譽好名目之其尊德樂義中懷誠實不必與賢士大夫
盡接而脉絡交貫自無間斷不必與非其人相惡而枘
鑿方圓自不相入至於鹽筴以最聞而强以虧額坐替
救荒已著效而虛以好名得謗人之反常害正一至是
哉曾大父諱奭妣胡氏大父諱殊妣王氏周氏考諱丕

承竹坡周公紫芝甥也再試禮部不偶贈朝奉郎妣劉氏娶石氏沈氏曹氏皆贈安人臧氏又受安人封男女五人源待補太學生泳三試禮部入太學奉補迪功郎湖州武康主簿女適進士林公榮皆蚤世淵賜甲戌進士第今為從政郎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潛丁丑唱名第一今為奉議郎通判廣德軍二子將以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宣城縣石港之原書來謁銘余解后與勝之為同年進士識面臨安邸中論世事輙契合後十七八

年復會則黨論已起諸言學問者皆咋舌不復道獨勝之鯁鯁如前日無所沮撓又十年余守漢陽會更化詔許薦士余取選調中不茍合者三人以進勝之居其一至其相與莫逆度越於形迹之外者不可毛舉欲辭銘得乎請銘之曰謂勝之為道不遇耶王立周行孰闢厥路風寒倚重孰識厥素予節兩道外無窘步郎宿論譔其選益遴謂勝之為志得行耶眇焉鸞海不使終更冷官采芹莫獲問程幕府何為亦至屏營有惠活人胡云

近名時乎道耶天乎人耶時有否泰道無屈信彼衆勝
天我守其真人死萬殊之死一律惟有直道可繼可述
勝之稜稜視彼教忠壹是脩身旁無附庸儉府仁言漢
廷大策其敵益勍其守愈力清風時雨萬古一陶洺爾
盲怪無為怒號有狀有碑詞正而麗我作壙銘以示來
世

郭夫人盛氏墓誌銘

予待罪建平友親舊於漠櫟僧舍當淳熙甲辰有介予

從叔以進者曰郭氏子舒之宿松人斯立其名也手持小戴禮以科舉請事已識其經意大槩不碌碌只作炫有司計又習其名物度數日問至十數反覆不少怠息衆論不以為可予獨可之考其家世則其父予族姑子也後十餘年有郭氏登進士第者識其名斯立心雖樂聞尚念相處時年未壯信其不苟于學而已臨事辦否未敢便許諾又數年予假守漢陽在開禧丙寅丁卯間北騎驟至邉吏不能禦入郡郡廢入邑邑潰漢陽幸倚

水險予僅不失職旁邑有黄陂實隷於黄盡淮西境上當南北之陸險不足恃無兵馬財計事力邑責又在令疇敢以死守望其佐有為之尉者奉垂白母乃能身任其政令立砥柱中流諸使與主兵官嘆吁歸重心服其膽勇問其人則斯立也敵人環繞其旁獨不敢犯其邑敵人歸北去朝命以墨綬真付之俾專撫字是時戍壘未撤轉徙未復餽餉稍遲即怨咨滿道或一意豈弟之供坐譴黄陂蕞爾邑未嘗闕事百姓朝走州家暮擊宣

威使門以吾令君愛我願久留不許請代予得節湖北
尚領鄂渚又攝事緫餉職業所關與斯立日相聞數數
為諸臺言之舉是三節知其母異於人非泛泛然者然
不記其為誰氏也斯立脫黄陂得列屬於湖北計臺未
赴而遭内難移書自言郭氏居宿松久世為大家四世
祖承事公諱某有夫人吳氏内助教子起家破天荒於
兹邑詩人紀之有元豐元祐雙金牓之句至斯立之考
諱徽得配戯氏實鄉先生諱得象女義方訓示無異於

承事公與吳夫人者御諸子嚴整使其手不頃刻釋卷故諸子不得不自立諸女適皆得人若其事舅姑以孝事夫以禮輕財以睦其鄉則又斯立之不敢誣其親者今既亡矣可無以銘其墓者予及識盛先生知其為人三舍時名進士誠實有直氣貧悴至老晚始得一官志不少下宜有賢女斯立好學能文臨患難能守其人不惟宜有賢母抑其母云賢可以托諸金石盛氏生紹興庚戌至嘉定癸酉卜葬于龍溪山以是歲閏九月之晦

後於其夫者十有六年斯立其長子其次斯張又其次斯謀皆向進未已女已適人者楊師謙趙希煟劉一之許嫁者孫良貴皆馳聲場屋學校有以優拔奏名者矣孫男四人去疾去非去偽去疵孫女七人斯立既乞銘又書吴夫人舊誌為證使有依據顧予熟斯立為人如此知敬其母有子而仕仕而行所學不特金牓為榮足以誇耀其鄉里且將以昭示來世以信其所已行雖不能文猶欲託之以為予重其可銘也奚必有證而後作

耶乃銘之曰崇四尺之墓是為郭氏子之母生子以賓學覔舉以孤忠捍圉又安堵其所字民有稷有黍可以光上世詒千古銘有辭矣請韻斯語

梅坡先生彭公墓誌銘

梅坡先生之喪當有銘以納諸壙其子方會粹行實乃以屬諸某謹論次其事先生諱鑫字師范避大川名改諱鳳以小字行姓彭氏世為宜春望族自大中祥符以後三徙而居都昌遂為南康都昌人曰雷州戶曹諱壽

是為先生皇曾祖曰淮寧府教授諱圖是為先生皇祖曰三十三居士諱時中是為先生皇考曰太安人秦氏是為先生皇妣當元豐元祐間士大夫以師道為重儒風文物所至彬彬都昌在江左之底尤著見於上國推所從來多出戶曹講學戶曹君文行粹醇經學淹貫既以授其徒又以誨其子三舍法行而淮寧君每冠多士既首選上舍賜政和二年第戶曹君以積閥場屋亦授初品官彭氏父子始表表于天下矣居士倜儻不羈不

以世事介意會靖康之亂淮寧君旣即世與太安人居里中陶然自得雖生事漸廢日用且不給嬉笑自若不失常度有子五人嶄然頭角先生位在次與伯兄自致學問不誘而好不習而慣不師資而明辨年十六七而戶外之屨滿矣以聲律試有司未嘗專技諸經傳疏無不通徹又讀諸子百氏得其膏馥評議古今治亂如指諸掌然後習朝廷典故商畧時事胸中㪍勃無所發越故國子祭酒蕭公之敏戶曹君之外孫也立朝為御史

當庚寅辛卯之旱而時相持祿以四方災異為諱先生知其然賦辛卯歎以告蕭公又為書論漢魏相事其言慷慨與蕭公意合會時相有疑禁六察不得言事而常平使者張公郯持節視旱先生以十事說之自戢吏姦以至除盜賊凡八千餘言張公一見以為此魏元忠也以其書造朝不報先生以為此不足以盡吾志必以告君而後可草萬言成書且將就道矣會蕭公為言事御史不十日而彈時相勢不兩立仗斧按江左臬事先生

貧不能自徃乃止才大志廣頻不利於鄉舉刑部侍郎
鄭公湜為貴溪主簿校丁酉秋賦乃以草茅言天下事
命題先生一見自許以為吾志也論草茅言事處詞意
激切鄭公竒其能以首遝得隨計吏及巳亥庚子時晦
庵朱公熹為南康守入學講說自中庸大學章句之外
又出太極講義一編以示學者學者了章句未暇無論
太極先生一見釋然不煩審訂明日抽出疑義問難徃
復晦庵稱善甚久方修白鹿洞書院以先生為經諭晦

庵既去而鄉之後生子弟聞晦庵之學者往往於先生求之先生築室梅坡授徒肄業江淮之士来者雲集規矩森立屹不可犯去家數十步曰問太安人安否盖自

皇考早世太安人得疾先生養得其志疾病自禱至欲損壽以益母太安人始遇慶典以先生與伯兄嘗試禮部封太孺人及登仕版乃益令封先生喜甚以吾子之官足以及吾母與伯兄戮力門戶訓三弟與子姪皆有成立數楹之下内外半千指人無間言有子二人曰文

曰方文早卒方妙齡秀發以經學魁癸丑省闈賜進士
第調池州教授先生奉太安人就養至慶元庚申方上
二考矣先生一旦感疾治命不亂獨以太安人不終養
為之流涕四月癸丑卒于教授官舍享年五十有五越
四月而太安人卒于里居娶陳氏生文與方及一女而
卒及見方試禮部與其女適進士周景南再娶曹氏則
某從父信豐丞女也方有二子曰炳曰焞既卒哭奉遺
命立克為文後凡孫男三人孫女一人先生弱冠策勵

為有用之學於簡編得雋自信甚篤廣座議論旁若無人其後益更斂藏不自表襮為文平易詳復不見斧鑿及別白利害馳騁貫穿屈其座人無不披靡為詩雖祖少陵雅不好依倣自出機軸與古人相上下對客飲酒立成篇詠又好作大字揮洒捷疾好事者常以酒鬮候之磨墨按紙出其不意旋搜奇句未嘗停筆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逾太常少卿曽公(曾)喚為縣宰以客禮延見訪以境内之政先生劇談終日未嘗略及外事至縣人

利害有益於衣食有助於名教者未嘗不纚纚言之都昌地無秔稻民病於輸二公知其事未有以發也趙公帥金陵始言於餽餉者倣和糴之例代以他米曾公為常平使者則又具奏得請時先生兄弟往来金陵池陽間為二公力陳其事縣人得不强所無為利甚博邑居人食貧且死往往多用火葬相率成風不以為異先生為曾公道其事作興孝園於負郭不毛之地人以為便某年十二歲學春秋從先生讀三傳由屬對以至識音

韻自講論語以至舉子業在先生左右終始五年先生
嚴毅明達諸生不敢仰視獨於某待側乃復假借言色
其後萍梗渙散不頻奉先生書策遇歳時拜師席與親
戚相會聚先生每賦詩必令屬和或酒間分韻或馬上
聯句不以其不能而廢歳在丙午某為廣徳建平尉入
郡迓長官夜宿旅舍大雪且止有剥啄扣門出問姓名
則先生徒步而來喜謂某曰吾子方當隨計吏吾懼其
紉不更事與之俱入都城過建平不相值留賦二詩矣

某拜且賀因問近所作先生歷歷舉似驚動鄰屋有同寮在傍舍為之不寐明日更相誇說以為盛事及先生在池陽某適當班見過池陽留且數日諄諄與語夜出就外次使某與方連榻而卧稍寤即說賦詩或起坐待旦臨行不忍别徘徊九華樓上篙師以風使請不許至關吏告合鑰乃罷調官來歸復如前日不及二年訃已至矣旻天不弔山頹梁壞方卜以明年辛酉八月丙申合葬陳氏于南山之原來樂平告期既不得辭乃為之

銘曰吁嗟先生隱隱谹谹早以道鳴匪縶匪羈俟聘俟馳百不一施滿中紛綸子虛過秦駭汗延紳露及先登人疾其能鬼神所懵力穡逢年人衆勝天天定亦然允也蒼蒼蓋棺不亡克肖有方職思肩任居官有箴銘藏諸深

朝奉郎致仕晏子中墓誌銘

誌晏子中之墓誰其尸之臭味之同親契之厚必予也誌子中墓者然方二豎侵陵救死之不暇疾病則亂豈

能發潛德以詒後世顧請者不已姑撫狀以叙其畧子中姓晏氏諱大正慶歷宰相臨淄元獻公五世孫自幼力學與寒士遊處入太學以勝已者為師月書季考之外宗濂洛之學論當世事體極有本末當丁卯戊辰間天子既討擅兵誤國之罪以和戎息民小使既遣匈奴有桀心好事者搏手無策乃欲函致建議者之首械送歸附者之衆臆决附和不為中國慮子中銳然發憤上書闕下率同舍爭之以為大失人心重損國體載之史

冊貽笑萬世是時子中奏名禮部當脫去場屋不以苟
得為喜而以國論為憂議雖不行識者韙其勇及對策
賜第擢入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以學問臨政郡倚為
重凡所剖决既獲事情而處心坦夷不以才自恃零陵
令闕攝事年餘洗滌吏姦蠲除横斂决累年留滯之訟
為臺府所推好訟之徒不得騁其辯秩滿論薦又辟為
成都府路都鈐司幹官兼入大幕為制垣所重同列過
自表褋不屑意職業獨以受人羅致思所以報効軍國

利害朝夕必究心參閱案牘詢究獘政及被檄按視邉瑣盡識山川險要知諸將能否裨贊其長不遺餘力類省差充撿點試卷官尤稱鑒裁所取詞賦策論悉爲聞人會戊寅敵兵大入奪我皂郊統兵官戰没闕外洶懼大帥出駐益昌子中馳至天水督諸將力戰斬其大首領號三府相公者麾印悉具兵甲不可勝計子中當改秩可以觧組獨念同來賓客稍稍東歸置大帥於西陲義應盡力遲留幕下一身之利害不卹也既授京秩主

管襲慶府東嶽廟二年書滿調澤州長沙縣地大事繁久失檢柅姦胥攬戶囊槖財賦而下戶貧民追逮受楚子中下車之初首剔其弊一月之後塵去鑑明上官賢重之已上薦牘一歲之間庭無留訟廣學宮以養士新聽事以臨民方將聳動觀瞻冠倫諸邑而旻天不弔子中以微疾逝矣生於淳熙戊戌九月之壬午終於寶慶丁亥六月之甲寅享年纔五十訃聞得進一階為朝奉郎曾祖紳故朝請郎通判德順軍累贈宣奉大夫妣胡

氏贈碩人祖孝稱未娶早沒以弟奉直大夫知永州累
贈正議大夫孝本之子孟為子妣翟氏宜人父孟故文
林郎知復州景陵縣贈通直郎妣黃氏贈孺人子中生
相門簪纓相接嶄然露頭角無一毫世祿氣習人物偉
岸議論淳實稠人廣衆中似不能言者而又天資好友
立志廉儉景陵既沒同産皆早世選族子賢者為兄後
姊妹之未嫁者皆得配名士族黨子弟貧不能學者極
力教之蜀幕號豐腴歷之者皆為富家翁子中取之既

廉又以給族人之在西州者其後幾不能歸治裝於大帥之手而後得行寓居臨川即僧舍之廊廡為室有田僅數十畝賣其半以赴長沙及没不能遷柩而臺府極力濟之視今之仕者為何如哉西邉自中興以來權歸吳氏總餉者聽命焉未至乏供及開禧變故之後王人之權始重與制垣抗衡然而權出吏手錢入私門苟逭目前未有孰何之者子中既被檄廵邉邉無宿儲官限有闕緹衣不飽子中雖不敢言而王人捉衿見肘不能

自安造為謗言曰與戎司相水火竟逐其帥其後北騎果來饑卒自潰制總二司始大不咸乃至臣申朝省縱臾臺評而兩司寮屬始有為法受惡者矣子中已脫遷尚未旋祝釐伝宗輿論惜其無辜歸怨饋餉今鳴琴一歲又止於此曰命也夫非饋餉者之所為也娶豫章趙氏封孺人子男一人瓌習儒業女五人長為某之子士𡪑之婦以承務郎前監江陵府沙市鎮次適從事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張應龍次適同郡黄應翔餘未行將

以紹定元年十月己酉葬于臨川縣長樂鄉南岡之原祔祖塋也始予知子中名接識事于湘中而不及見逮持節益昌子中因邉事過我知其本末校文類省又適共事見其器識宏遠議論忠厚於是始結姻好非泛然邂逅相遇者既為之誌又從而為之銘其辭曰吁嗟乎子中赫赫乎煌煌乎其家世也謙謙乎抑抑乎其自持也切切乎孜孜乎其力學也浩浩乎瀚瀚乎其筆力也磊磊乎落落乎其建議也澟澟乎粲粲乎其官業也隱

隱乎谽谽乎其聲望也哀哀乎岌岌乎謂不可量也渺渺乎茫茫乎何其奪之遽也喑喑乎啞啞乎善良褫氣也岐岐乎嶷嶷乎幸哉猶有子也

亡姪三十郎葬誌

昌谷曹某有姪士志乃吾弟彥繼長子自吾卜居城下吾弟守舊廬營橫舟數楹以佚老隔以大江會聚有時日顧吾喜士志可教每奪以自隨士志亦從容二父間謂從吾學也積習既久驟有聲於行輩詞賦體要嘗以

魁鄉舉論策識時務有美有餘事為詩為樂府又餘事作詞詩貴駢儷援筆立就不蹈世俗塵腐語及退飛禮部再試鄉舉考官得其所對策過以賈董許之至申號差舛乃不得入解名識者高其人品不論得失戶外之屨紛如也今上即位不知其老伯不可誤以兵部侍郎召辭至三不得免議欲行矣呼士志諭之吾行不挈累惟汝與吾子士充俱往士志無難色買舟治裝約會湖口縣寶慶改元之初聯棹以進仲月入都城館于井亭

橋張木瓜巷旦而入局日與士交送我于中門出局而
歸則復於是而迎我午而飯夕而飲則與士交坐側問
朝家近日事體與今日出處本末又足為我助至季月
之九日則吾先祖妣陳夫人之諱日也式假齋居曉坐
堂上聞童僕有異聲即而觀之則士志忽踣地不知其
受病處也面目如常人特口不能語醫者以為證惡無
所措其技猶以為不然踰時不可救嗚呼痛哉日與我
言未嘗失次序退省其私未嘗有痛楚前夕與士交對

榻而卧環以羣僕亦不改常度也晨起謂士究言不過討令日寒甚而已已而奏廁不及門而顛人之盛壯暴亡未有若此甚者其人本無病而數止是耶將實有病而不見於外耶與其才而不使粗見於斯世天之奪之與其所以禍吾家者亦酷矣不幸而與之俱來使之客死又幸而吾不入局親其醫而不效使吾無所怨咎也横舟愛此子吾不忍計者且數月旅其柩於北關崇果僧舍至八月而後買舟知其終不可不言也遣士究與

其弟士憑集諸從兄弟護送之以歸至初冬而後至將以十一月甲申葬于家西三里楓林之西脇嗚呼痛哉士志字持可年三十七母與繼母皆黃氏始娶母黨生二女而卒女亦皆不育再娶王氏柩既還家橫舟命其長弟士憲次子鍾郎主其祀矣吾先君諱某故左從政郎贈通奉大夫妣黃氏太安人贈碩人為士志之祖考妣吾祖諱某祖妣段夫人陳夫人為士志之曾祖考妣世為南康軍都昌縣清化鄉韓田里龜山人無以寓吾

哀也書其實以誌之

王氏壙銘

昌谷居士曹某之妾王氏名某饒州鄱陽人居士初娶蕭恭人九年而卒二女皆不育一男子且殆將廢太令人深憂之命居士納王氏逮事太令人得歡心見其誕男子甚喜至居士娶令黄恭人則王氏守其職佐刀匕執線纊惟命所屬盖自居士初尉建平與晚守長沙始也奉親以侍其後携家以往未嘗不以王氏俱也及長

沙歲餘乞祠未得請婚嫁迫期生理漸廢始議以王氏還家居守專代米鹽之務自是將漕餉外與擢守豫章皆不復與往而男婚女歸中外井井舉無間言則人以王氏為能嘉定壬午年五十五矣四月壬辰驟得哇逆疾一夕而逝無所痛苦也生二男子士況今為從事郎房州錄事參軍士丸修職郎新鄂州武昌縣尉一女適承节郎監寧國府涇縣酒稅牛斗極先五年卒一孫男曰之撼將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南軍星子縣洛蘭

東鄉鸞陂里草堂妙嚴寺之東北磨坊隴之原而居士
銘之曰王氏吾太令人所卜食曹氏三十八年壽不爲
趣又皆命秩所願頗足造物者於此亦不碌碌矣